

莊杰森

## 劣幣驅逐良幣： 華教的省思與警訊

長久以來，菲律賓華人社會不時傳出令人憂心的警語：華文教育似乎每況愈下，華校前景日益晦暗不明。年輕一代對參與僑團、宗親會、同鄉會等傳統社團組織愈發冷漠，世代之間幾近斷鏈。這樣的現象，早已不再只是個別案例，而是一種全面且持續蔓延的趨勢，其背後所反映的，正是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問題。

對此，不少人往往僅以「時代不同了」、「年輕人改變了」、「社會更加多元化」等似是而非的理由輕描淡寫帶過，彷彿一切都只是無可避免的自然演變。然而，若我們冷靜檢視現實，眼前所面對的，並非單一事件、也非一時困境，而是一場長年積累、肇始於制度失衡所引發的惡性循環——文化資本的逐步流失、傳統僑社功能的不斷萎縮，以及僑界凝聚力的分崩離析。

早在四十多年前，台灣僑務主管部門便已明確指出：「沒有僑教，就沒有僑社。」遺憾的是，這句極具前瞻性的警語，始終未能得到真正的正視與落實。人們明知問題存在，卻在權力結構、既得利益與人情壓力的制約下，選擇視而不見，甚至一再拖延。久而久之，小問題累積為大危機，如今雖未至病入膏肓，卻也早已積重難返。

若要挽回華文教育日益衰退的頹勢，勢必要深入檢討、追根究底。縱觀諸多因素，最無法迴避、也最迫切的關鍵，正是——師資的持續流失與扭曲。

——若優秀教師不再受到尊重，文化價值又何以真正傳承？

回望四、五十年前的菲律賓華校，曾聚集一批優秀的華文教師。他們當中，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深知識分子，也有在台灣完成高等教育後返菲服務的僑生教師。這些人兼具語言能力、文化修養與教育理想，堪稱當年華文教育的中流砥柱。然而，自八〇年代起，這些本應被珍惜、被倚重的優秀師資，卻陸續遭到排擠、邊緣化，甚至未能在體制內獲得應有的尊重與公平對待。

他們所面對的，從來不是專業而公正的評鑑制度，也談不上什麼健康的良性競爭，而是來自少數校方高層與利益集團無所不在的操控與壓制。某些掌權者既缺乏教育專業，也沒有文化使命感，卻憑藉權位肆意左右學術資源的分配，只為滿足個人與派系的私利。為了穩固既得利益，他們排除異己、清洗不從，使阿諛奉承、投機取巧、唯命是從者反而得以橫行其間，而真正有德有才之人，卻被擠壓至邊緣，甚至被迫淡出學界。於是，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荒謬現象，便在教育體系之中悄然蔓延，並日益加劇。

當真正有理想、有操守、有責任感的教師相繼離場，留下的往往只是善於逢迎、屈從權力、缺乏專業素養的投機之輩。隨著這些人逐步佔據教學與管理的關鍵位置，華

文教育最核心的價值——語言能力、文化認同、教育熱忱與傳承使命——便隨之被蠶食殆盡。今日許多所謂的「華校」，在實質上早已背離華夏文化根本，淪為以英語或菲語為主、中文僅具象徵意義的語言學校，傳統文化不過成為流於表面的點綴而已。這樣的轉變，已清楚地反映在下一代身上。

### ——華校失守、師資流失、文化斷層

首先，是語言能力的斷層。越來越多的華裔子弟從未接受過完整且有系統的中文教育，對中文的認識止於零星字詞，閱讀與書寫能力極為薄弱，甚至完全無法以華語溝通。昔日家庭中以閩南語對話、以華文書籍為伴的生活場景，如今已愈發罕見。

其次，是文化認同的淡化與模糊。當學校與家庭無法再提供穩定的文化滋養，年輕一代對「我是誰、我從哪裡來」的認識，只剩下血緣或姓氏的象徵，卻缺乏歷史深度與情感根基。僑社活動逐漸流於形式，前輩們苦心經營、念茲在茲的文化道統，反而被視為過時與無用，年輕人對之愈發疏離。

再者，僑社組織的老化與萎縮亦日益嚴重。語言隔閡與文化斷層，使得年輕世代不願也無力承擔傳承僑團、宗親會與同鄉會的責任。缺乏新血投入之下，這些組織的人力、資源與影響力不斷流失，最終恐怕只能淪為象徵性的存在，喪失原本所肩負的文化使命。

尤其令人憂心的，是文化資產不可逆的流失。語言、歷史、價值觀、禮俗與世界觀，這些本應世代相傳的無形資產，一旦中斷，便極難重建。即使未來有人試圖回望根源，也恐因缺乏師資、教材與文化社群的支撐，而事倍功半。

### ——場正在蔓延的僑社結構性危機

今天，我們必須誠實面對：若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，再過二、三十年，菲律賓是否還能稱得上存在一個正統的「華人社會」？抑或只剩下外在形式上的華人血緣，而在文化卻早已完全異化的族群？

歷史的腳步從不為任何人停留，時間亦無法倒流。此刻的關鍵已不在於「要不要改變」，而在於「是否還有勇氣正視」這場由人為與制度共同造成的結構性崩解。唯有承擔責任、痛下決心，從根本著手修復，或許尚能挽回一線生機。

否則，若繼續視而不見，任由劣幣驅逐良幣，最終消失的將不只是幾所學校、幾個團體或幾代人的記憶，而是一整個世代的文化底蘊，以及未來無可補救的傳承斷層。

值此關鍵時刻，唯盼菲華社會有識之士能夠挺身而出、正視危機、群策群力。唯有重整制度、尊重師道、重建文化信仰，方能使語言回歸其本有之尊嚴，使文化精神重新扎根於世代相傳的土壤。否則，流失的，將不再只是文字與技藝，而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座標。——亂而知返，為時未晚也。

(2025.12.7)

謝如意

## 該睡還是要睡的自然提醒

上午跟車來回一趟昇平，回來後又聽說另一初中同學病故，又再出去一趟才回來。

上昇平前給媽餵了一餐，來不及洗臉。回來後給媽洗了臉，煮了第二餐。餐後照例步行小街，與人舉手招呼，也進入居家找球友不在，順便到鄰居病人家與保姆交談。在踱步回家之中困意漸濃，雖然已近四點，收了衣服還是睡覺，五點起來照紅光。只要順利，六點煮第三餐七點吃飯還能趕得上。

睡後頭腦爽多了。一日三餐今日有，在尋常不過了。該睡如果不睡，怕是會積累成傷害，這在跟今天已成骨灰的同學的哥哥小敘之後，我更覺得如此。

有遠近的事例也在平時出現一種狀態，照顧病人的人比被照顧的人早死。這給人們敲響了一個自愛自律要嚴謹的警鐘。只有先照顧好自己，才能更有效地照顧好別人。疲勞戰術，本來也是一種磨人，但也能逼人練出舉重若的生活藝術的媒介。

我說過以苦為樂就無不樂了。這可不是一句閒話，而是一句忙中說的話。不管我們擁有多少可以利用保護親人的資源，可是如果少了自己這個跟她最近的人，那絕對是親痛仇快的。

我曾經因為少眠而高血壓不得不吃藥了，偏偏還是無症狀的更危險。當然年齡增大也會血壓高些，不必神經過敏。但是，我們如果不是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則可

能會像有的人那樣突然爆發疾病而沒了小命。我再說，那可是親痛仇快的事，我會努力促使它不會發生。

好在如今我始終擁有金不換的自然提醒和困中瞬間自然睡去的事實，這是老天爺給我的護身符。我要百倍自己珍愛自己，因為只有珍愛自己，才有可能去照顧別人。

好在此時需要我照顧的人以家母為主，我也該自己爽身自珍。眼見得世間瞬間死去的人那樣多，我更得用行動表示我足夠珍重自己，否則，在不該死的時候死去是有罪的！

看起來，不僅是我，而且是所有人，珍重自己的精神和體力，把它奉獻給最有益的事業，其他無勞贅慮，這是個我還在研究的人生的研究課題。自作多情是我切忌的！無效交往自然杜絕！該吃吃，該睡就睡是珍貴的自然提示，感恩感德自律！

2025年11月21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  
後坑埔老街老家

**菲律賓商報**  
**CHINESE COMMERCIAL NEWS**  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 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 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  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  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  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  
電話：79606382 - 82411756  
傳真：82411588  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  
電子網頁：[www.shangbao.com.ph](http://www.shangbao.com.ph)  
member:UPMG GROUP

莊杰森

## 追光者說 ——來石獅見山海品美食

一、石獅的脊梁：石獅與海

當朋友的車從石獅博物館出來，祥芝漁港旁清淨寺廟的檐角風鈴，風起時，叮噹聲與海浪的絮語交織成韻。那些靜默的石獅子，有的昂首向天，有的低眉俯首，斑駁的紋路裡藏著閩南人骨子裡的倔強。曾老師說，石獅這座海邊小城以石獅為名，雕的是自己的魂——當年「四十四隻石獅子」的繞口令，實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隱喻：每一尊石獅守望的是出海的航船，風獅爺陶像口中的鳴咽，是海風與潮汐的密碼。

我撫過一塊明代石湖碼頭的殘碑，指尖觸到鹹濕的鏽跡。這鏽，許是百年前某個漁家女挑燈補網時，被鹹濕海風沁入的淚痕；許是獅商們扛著貨箱闖南洋，汗水滲入青石的印記。石獅的脊梁，原是用鹽與血珠鑄就的。正如《山家清供》中林洪筆下的「沆瀣漿」，甘蔗與白蘿蔔熬煮的清甜，恰似石獅人將鹹濕歲月熬成迴甘的智慧。

### 二、海鮮市場的晨昏

紅塔灣的晨霧未散，康宴·追光餐廳的老闆已掀開漁網。

銀鱗閃爍的帶魚滑入冰台，海螺在竹匾裡吐著細碎的泡沫。主廚的刀在砧板上起舞，芥末蝦的辛香撞上五香捲的油潤，恰似石獅人剛柔並濟的脾性——看似瀟灑的沙茶麵湯底，藏著花生碎的溫柔；看似粗獷的薑母鴨，燉煮的是老薑與麻油的纏綿私語。暮色四合時，餐廳露台亮起暖黃燈籠。澳門友人在此雅集，吉他聲裡飄來《大海》的旋律，浪花拍岸的節奏應和著碗盞叮噹。穿西裝的獅商放下酒杯，望著海平線喃喃：「當年一櫃櫃泳裝漂洋過海，靠的不是酒量，是《金剛經》裡說的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。」他的妻子輕笑：「你那櫃貨出關前，我可是把《心經》抄了三遍。」

此刻，海鮮市場的煙火氣與佛經的禪意，在潮汐中悄然相融。

### 三、姑嫂塔的倒影

姑嫂塔的影子斜斜切過黃金海岸，塔尖挑著一枚落日。守塔的老阿嬤說，從前出海的少年在此別過妻兒，將相思揉進鹹腥的海風。如今塔下多了群追光客——背包客舉著相機捕捉塔影入海的剎那，攝影師的鏡頭裡，塔身斑駁的裂縫竟幻化成絲綢的經緯光芒。這讓我想起《山家清供》中的「山海兜」，筍尖與海河鮮的相遇，恰似姑嫂塔下世代漁民與商賈的守望。

夜市裡，阿婆的蚵仔煎攤飄來焦香。

高俊仁

## 與AI競速

本擬與文字再訂紀年之約，在慢時光裡打磨每一段文字，筆耕至八十歲才封筆。可AI異軍突起，飛速進化，打破了這份從容。我預判，未來三五年內，AI或將超越人類的寫作能力。若屆時不敵，個人創作便失了獨特價值，再無意義。於是決意提速，從年初開始全面發力：重啟《安海教育志》編撰，同步推進《天下安海人》組稿，務必在AI超越前「清償」所有文字債務。

今年的編輯任務本就繁重，但創作的「規定動作」與「自選動作」卻一項也沒落下。先是承寫《打開福建·晉江卷》相關文章四篇，再參編《晉江晉商傳奇》並供稿四萬字；隨後完成《見義勇為》主題人物稿四篇，剛殺青《晉江閩厝故事》中五座厝的記述；此外還撰寫對台人物、華僑人物、歷史人物等稿件十餘篇，規定內容總計超十萬字。自選內容上，《人在旅途》系列二十多篇、隨筆雜感三十多篇、評論專題約稿十餘篇，累計近十萬字，再加上《安海教育志》的十幾萬文字，年終清點時連我自己都頗感意外——今年總創作量已達三十多萬字，堆疊起半尺高的文檔，創下個人創作的新高。

我曾連續一個月日產兩三千字，有時一周內文章同步在五六個網站、刊物刊發。最棘手的《安海教育志》，起初想假手他人，花了不少錢卻只換回資料彙編，最終只能親自操刀——一手寫散文、一手修志書，創作量倍增。潛心投入兩個多月後，完成半部志稿，創作竟進入井噴期。

這種「井噴」並非憑空而來。一是把時間「擴」緊了：從前常被會議、社交牽絆，一場寒暄耗去一兩小時，一次座談佔滿一整天，回頭只剩零碎時光。如今我推掉所有非必要的應酬，凌晨提筆、上午敲鍵、下午優化，晚上就著杯酒梳理思緒、用AI檢索資料，恰似一部「寫作機器」規律運作。擠掉了虛浮的消耗，便收穫了時間

她邊翻麵餅邊念叨：朋友「我阿公那輩人挑著石獅走南洋，現在年輕人挑著自拍桿走世界。」石獅街邊總是很煙火氣，從不缺海鮮與美食，美食主播的直播聲與閩南語交織成韻。那些靜默的石獅子，有的昂首向天，有的低眉俯首，斑駁的紋路裡藏著閩南人骨子裡的倔強。

### 四、獅城夜話

博物館雅集的茶煙裊裊，獅商們談起「東方獅吼」的往事。八十年代的服裝廠女老闆，如今在直播間用流利中英文推介童裝；當年扛麻袋的碼頭漢子，正把海邊的時尚T台搬上雲端。有人感慨：「石獅人像海葵，經濟浪潮退去時縮縮，漲潮時又恣意舒展。」楊老師斟了杯鐵觀音：「你們看那石獅子，眼睛永遠望向大海，卻把根扎在紅壤裡。」這話讓我想起林清玄筆下的「心田百合」——縱使海風摧折，依然以倔強之姿綻放。

夜色漸深，追光餐廳的霓虹倒映水面，與千年石獅的剪影重疊。朋友說：「海鮮要趁鮮吃，就像石獅的故事，涼了就失了海味。」此刻，遠處貨輪的汽笛與寺廟的鐘聲共鳴，恍若《江湖十年燈》中「提燈者」的獨白：我們都是追光者，在歷史與未來的交界處，打撈著屬於海洋文明的吉光片羽。

### 五、潮信來時

離館時，海潮正湧向洛伽寺。清靜寺四樓的大平層，憑欄可見海天相接處，漁火與星光共舞。以林清玄散文的「清淨心」觀照市井烟火，延續「人间有味是清欢」的意境，「以清淨心觀照萬物，方知平常最是珍貴。」石獅的夜曲裡，有紅塔灣的濤聲、夜市的人聲、漁船的櫓響，更有風獅爺陶像口中永恆的風吟——那是閩南人「向海而生」的信仰，是千年商埠的魂魄，亦是當代追光者的詩行。

鏡頭裡祥芝漁港燈火似撒星……這些定格瞬間，何嘗非另一種「銘記」？古城從不沉默，以山風、濤聲、燈火，接住每個相遇靈魂，將他們故事寫成新詩行。而我們追光者，來石獅海邊小城等寶蓋山見山海，更在與舊跡、新朋相遇中，將靈魂度拓寬一寸寸。這或許是旅行深意：我們尋找從來非具體答案，而在與歷史、文化、他者共振中，遇見更豐盈澄明的自己。歸途拾貝，一枚殘缺的宋代瓷片躺在沙礫間。釉色斑駁處，依稀可見纏枝蓮紋。這海中的遺珍，恰似石獅的隱喻：歷經潮汐磨洗，方顯光華內蘊。而我們咀嚼的每一口蚵仔煎、每一筷沙茶麵，何嘗不是在吞嚥這座城的山海經？

的豐厚回饋。

二是「厚積薄發」的必然：一甲子的人生裡，見過人性善惡、聽過社會奇事、嘗過生活百味，這些藏在心裡的「素材」終於到了噴湧之時，就像陳年老酒，釀得夠久才夠香醇。二十多年的寫作經歷、兩三輪的修志經驗，人老句熟、志純慮清，無需刻意構思、不必等待靈感，張口便能成段、提筆就能成文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狀態。加上始終保持終生學習的習慣，不斷吸納新事物、新觀點，突破自身認知局限，有效規避了文字的滯澀與老態。

最該感謝的，當數現代科技的「搭把手」。從前寫稿，查資料要在網上搜尋半天，改錯校對得逐行勾劃，一篇長文打磨十天半月是常事。如今語音輸入「張口就來」，AI檢索校對「秒出結果」，就連梳理安海各校的歷史脈絡，都能靠AI快速整合零散史料。科技從不是「搶筆桿」的對手，而是幫我提升寫作效率的助力，讓我能把心思更專注在「寫什麼」「怎麼寫」的核心創作上。

有人調侃我「賣老命換虛名」，這實在是莫大的曲解。從知天命到耳順，再臨近古稀，我對人生早已多了份通透——即便混上「文史專家」、湊數「知名作家」，又有何用？無非是引來同齡人的嫉妒、青年人的羨慕罷了。

話說回來，古稀之年還能埋頭伏案，效率不輸年輕人，勞動強度不算低，但我從不覺疲倦，只覺這是按部就班的日常。無他，全因「內在的初心」：一個人只要想把熱愛的事做到極致，自然會催生源源不斷的動力。

2025年所剩無幾，我卻沒有半點傷感與悵惘。因為這一年，我不僅與時間同行，更在與AI競速——既豐盈了歲月，也沉澱了時光，把日子過得有聲有色。胸有文墨，心裡篤定，相信能在AI全面超越人類寫作能力之前，把走過的路、見過的人，把古鎮的歷史、家鄉的故事，都變成實實在在的文字。